

可信靠的话

第三系列

“我所拣选的器皿”

时代的执事与 智慧的工头

第二册

辩护与证实

© 2007 Defense and Confirmation Projec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without permission from DCP.

October 2007

辩护与证实（DCP）出版
P. O. Box 3217
Fullerton, CA 92834

DCP 为辩护并证实倪柝声和李常受弟兄所尽的新约职事，以及地方召会实行的专项服事。

腓一 7: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有我在你们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或在辩护、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众人都与我同享恩典。

本书所引经文并注解，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之新旧约圣经恢复本。除特别标示者，所引著作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倪柝声文集》或李常受已出版之著作。摘自新旧约圣经恢复本和倪柝声及李常受之职事信息，版权皆属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

除另加注明者，本书皆由 Bill Buntain, Dan Sady 和 Dan Towle 共同写作。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目 录

序	5
论时代的执事与智慧的工头.....	7
介言.....	7
时代的异象与时代的执事.....	8
一个智慧的工头.....	12
不同流的危险.....	14
在主恢复今日的异象里事奉.....	17
一个绝佳的榜样.....	19
没有独一的时代执事？ 这是倪弟兄的教导么？	21

序

徒九 15：主却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宣扬我的名。

李弟兄在一九八六年三月释放了一系列重要的信息，说到从圣经的记载和召会的历史都指出，神在每一个时代，只给人一个异象（徒二六 19）¹。这个“时代的异象”乃是圣经中启示的当前进展或恢复，神借这个启示管制祂子民的生活与事奉。倪弟兄对“时代的职事”所作的定义是，一个执行该时代特定恢复和工作的事奉。换言之，时代的职事乃是执行时代异象的事奉。神乃是借由一个特定的器皿（徒九 15），来释放时代的异象，以管制并执行时代的职事。主所拣选释放这时代之异象，并在祂职事里领头的人，就是“时代的执事”。

李弟兄在释放这些信息前一个月的长老训练里，交通到在主恢复的职事里，应当只有一个号声²，所有作同工长老事奉的，都该照着智慧工头的带领作工³；所有在这职事里有分的弟兄们，也该受只有一个出版的约束，以保守神建造的一⁴。使徒保罗说他自己是一个智慧的工头（林前三 10）。智慧的工头就是有神建造之完整蓝图的人，他释放这个蓝图作时代的异象，并按照这个蓝图监督神家的建造。因此，在原则上，时代的执事就是智慧的工头。

1 《时代的异象》

2 《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七二至七四页。

3 《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九四至一〇四页。

4 《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七〇至一七三页。

今天有些人在可拉（民十六）背叛的原则里起来，攻击时代异象，时代职事，与时代执事的独一性。他们对这些词隐而不显地重新加以定义，好为自己和自己的“职事”确立一个特别的地位，并拆毁主恢复职事里的领导职分。为此，圣徒们应当受教育，认识倪弟兄，李弟兄，和今日主恢复同工们信息里所论之“时代的异象”，“时代的职事”，与“时代的执事”等词汇的意义，并以此来看它们如何应用在当前的情形之中。

本书收录了Bob Danker弟兄与Kerry Robichaux弟兄的文章。Bob Danker弟兄查考了圣经中论及时代执事和智慧工头的记载，并指出不同工人团独立作工的危险。他也指出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异象下事奉，并且查看李弟兄与倪弟兄如何同工，作为主给我们的榜样。Kerry Robichaux弟兄则是对异议者所称——倪弟兄没有教导独一时代执事的说法，进行勘验。

论时代的执事与智慧的工头

介 言

自从二〇〇五年七月，主恢复里的相调同工发表了《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以后，网路上相继出现并流传一些异议的文章。这些文章罔顾一些与主恢复实际的一有关的圣经的原则。这些原则与以下三件事有密切的关系：(一)为着我们在基督身体里一的见证，并保守主在我们中间职事的纯全，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二)圣经启示，神在每一个时代，借着—个时代的职事与执事，赐给祂的子民—个异象；(三)在神经纶里，只有—个智慧的工头，揭示神建造的蓝图，并且够资格监督神建造的工作。异议者的企图十分明显——要使主恢复中另—个不同的工作合理化，这个不同的工作包括—群在其他领导职分下的工人，在主恢复中，以不同的教训和方式，借着不同的文字工作，散布不同的教训和意见。这完全违反了圣经中神圣的启示。如李弟兄所指出的，这样的情形若存在于主的恢复之中，至终会带进混乱和分裂。

在—篇名为“—个独—的‘时代的执事’——什么是倪柝声弟兄的教导？”的文章中，作者选择性地节录倪弟兄的话，曲解倪弟兄的意思，企图说服读者：神在—个时代所赐给祂子民的异象，和那个时代的职事，并不属于任何—位可以被称为时代执事的人所有。在另—篇名为“这时代独—智慧的工头”的文章中，作者（不同于前位作者）以他个人对圣经的解释，“证明”在神独—的建造工作中，没有所谓智慧的工头—说。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两篇文章，都没有引用李弟兄在这件事上的发表。既然李弟兄对于圣经的解释，乃

是今日主恢复的根据，那么不引用李弟兄的话，真是件该责备的事。李弟兄对于时代的异象，时代的职事，时代的执事，以及神建造中智慧的工头，有丰富的发表；这些发表对于在神的经纶中，作那独一无二的工作，建造基督的身体，作祂的生机体，是极其重要的。两位作者在这些重要的事上，把李弟兄的话置之一旁，说出他们无意在李弟兄所给我们看见的完整异象下，实行主的恢复。这或许表明，他们企图隐瞒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教导，与李弟兄的带领（这职事把我们带进主的恢复，并留在主的恢复里，直至今日）有直接的冲突，借此欺骗那些不明究理的圣徒。

在以下的文章中，并不讨论一个出版的问题，因为弟兄们对此已有充分的发表。本文只讨论时代的执事，与神独一无二建造里智慧的工头。我没有意思在此长篇大论，只试着将我从倪弟兄和李弟兄所领受的真理，陈明出来。这两位弟兄在这件事上，并在其他与神经纶有关的真理和实行上，解开神的话，使我受益无穷。

时代的异象与时代的执事

水流职事站所出版的《时代的异象》（英文，一九九七年）〔简体字，二〇〇六年〕一书，包括了李弟兄对时代的异象，时代的职事，以及时代的执事大部分的讲述。照着圣经一贯的启示，李弟兄对神在每一个时代，只给祂的子民一个异象这件事，有十分清楚的发表。在第5页中，他说：“我们必须看见，在每一个时代里，神只赐给人一个异象”。在第7页中，他说：“我们必须清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异象。我们必须根据那个时代的异象事奉神”。接着在第15页，他说：“对于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异象这事，在基督徒中有很大的争论。然而神的话清楚启示，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异象。”

最后，我们在第16页里，看见十分明确的讲述：“神的话清楚地启示，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异象。”神、神的子民、

神的旨意，以及完成神旨意的行动，乃是一。为了避免神子民中间的混乱和纷争，为着保守神子民中间的一与同心合意，并为着完成神独一旨意的独一行动，神在每一个时代，只使用一个人，以传递一个异象。

正如圣经所明确陈述的，神只用一个人传递祂独一的异象。李弟兄在《时代的异象》一书中，对每一个时代，神赐给祂子民的异象，作了简要的鸟瞰（简4、24至29页）。随着异象，李弟兄提到，圣经在每一个时代，记载了一个人，借着这个人，神将异象赐给祂的子民。这些独特的人物，就是时代的执事，包括：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亚伦、约书亚、士师、撒母耳、大卫和众先知。他们从神分别看见异象，但这异象并没有废除先前的异象。相反的，他们承继先祖所得到的异象，活在这些异象里，并且看见进一步的异象。

由旧约时代进入新约时代，李弟兄在第18页中说：“从新约的启示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当主耶稣在地上时，祂乃是在异象里。在祂的带领之外，没有异象。”这指明主耶稣乃是祂那个时代的执事。祂承继了先前所有时代的异象，并且带进一个符合祂那个时代的异象。在主完成了祂新约的职事以后，在异象里的乃是彼得和他一班的同工。李弟兄说：“等到主耶稣升天后，在异象里的乃是彼得和他一班的同工。但这不是说，彼得有异象，约翰，雅各和其他的使徒也有异象。只有一个异象，就是彼得的异象，成为跟从他之人的异象。”（简15页）李弟兄在《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第一一〇页中，重复了这段话：

使徒行传有两段。一至十二章是第一段，十三至二十八章是第二段。在前十二章，主同心合意的行动是照着彼得的教训。当时，约翰也在那里，但教训不是借着两个人给的，乃是借着彼得给的。即使约翰常常与彼得同出，与彼得同在，口却只有一个。使徒行传里没有记

载一篇约翰所释放的信息。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这节的“使徒”是复数的，但我们必须领悟，施教的口只有一个。

彼得的异象，承继并扩大了主耶稣的异象（太二八19~20）。

在使徒行传后半段里，主兴起了保罗，继续新约的职事。依照圣经的事实，李弟兄说：“虽然保罗有许多同工，但除了保罗所看见的，没有别人看见另外的异象；他们只有一个异象，就是保罗所得的异象。”（简15页）这话指明，新约与旧约一样，神在每一个时代中，只借着一个人，把异象带给祂的子民。彼得是带进他那个时代异象的人，所以他是那个时代的执事。保罗继续彼得时代的职事，并且看见比彼得所见更高的事。

关于主恢复里的异象，始于路德马丁，李弟兄说：

一五二〇年代，当路德起来改教时，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都得与路德站在一起。十七世纪，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就必定要与盖恩夫人站在一起。十八世纪，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必定要与新生铎夫站在一起。连卫斯理约翰也从新生铎夫那里得帮助。到了十九世纪，达秘带领的弟兄们兴起，异象乃是在他们身上。再到二十世纪，异象就临到了我们。（简20页）

按照李弟兄对圣经原则的应用，以及对召会历史的认识，他将路德马丁、盖恩夫人、新生铎夫、达秘，和“我们”（倪柝声和李常受），都看作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执事。虽然在这些时代中，其他人也在尽职，但这些人职事，不能被算为时代的职事，因此这些人也不能算是时代的执事。这与《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一册，《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第二三九至二四〇页中，所言一致：

旧约里，所罗门和大卫都是代表主；他们两个人分别代表同一个职事。在旧约里有很多的职事，摩西以后

有士师兴起，以后又有所罗门、列王和先知兴起；到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又有恢复的器皿被兴起。全本旧约充满了不同的职事，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那时代的职事。这些时代的职事与地方性的执事不一样。路德乃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祂特别要作的事，祂有祂自己所要恢复、要作的工作；那个恢复、那一个工作，就是那一时代的职事。

只要仔细、公正地阅读倪弟兄的讲述，就可以看出，照着倪弟兄的看法，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一个时代的职事。不仅如此，每一个时代的职事，都联于一个人，这人就是时代的执事。倪弟兄把摩西、士师、列王，包括大卫和所罗门、先知、恢复的器皿，路德、达秘等，都看为时代的执事。虽然也有倪弟兄所说的“地方性的执事”，但这些地方性的执事所尽的职事，不同于时代的职事。而地方性的执事，也不同于时代的执事。神兴起时代的执事，将那个时代独一的异象，传给祂在地上的子民。为了让神完成祂在每个时代所要完成的事，所有事奉神的人，都必须进入时代的异象，并在异象里事奉。

李弟兄在论到倪弟兄和他的关系时，说了这样的话：

我盼望你们清楚看见主恢复的异象，并且跟随这异象，而不是跟随我这个人。张师母能作见证，她看见我是绝对跟从倪弟兄，但我不是跟随他那个人，而是跟从他所看见的异象。在那个时代，神那够上时代的异象，就是倪弟兄看见的异象。你在这个异象里，就是在异象里事奉；你不在这个异象里，就不在异象里事奉。今天倪弟兄过去了，我没有意思另起一个头；但主将这职分托付了我，我只能甘心在这里带领。今天我带给你们的这异象，乃是神今时代的异象。你们在这异象里，就是在异象里事奉；你们不在这异象里，就该知道你们的结局。（《时代的异象》，简44页）

李弟兄著作里的这段话和其他多篇信息均指明，李弟兄认为倪弟兄和他，乃是将今时代的异象传达给神子民的人。

一个智慧的工头

李弟兄所教导，神建造工作中智慧的工头，与时代的执事有关。李弟兄照着新约的启示，明确地教导：在神建造的工作里（如旧约和新约所示），每一个时代里，只有一个智慧的工头。在《新路训练信息》英文第一册，二一至二二页（中文尚未出书）中，论到一个职事，一个职事中的许多执事，以及一个智慧的工头时，李弟兄说：

历世历代以来，都有主行动的工作。在旧约挪亚的时代，神的行动乃是建造方舟。这个建造方舟的工作，乃是挪亚那个时代的职事。挪亚是那个职事中主要的执事。然而，单凭挪亚一个人，无法建造方舟。当时一定有一些人，和挪亚一同建造方舟。建造方舟的工作，乃是那个时代的职事。你认为在那个职事中，有两个以上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团体，或不同带领？当然没有，否则方舟绝不能建造起来。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时代，只有一个职事；但是有许多的执事，一同建造方舟。这并不表示每一个执事都是工头。在建造方舟的职事上，只有挪亚是领头的人。

在摩西的时代，神渴望建造会幕连同其器具，其中最重要的是约柜。虽然摩西一个人无法作出这些东西，但是他有建造会幕的职事，就是完成神独一无二的工作。摩西并不是惟一在这分职事里的人；他只是众执事之一，而且，不能否认的，摩西是这分职事的领头者。若在摩西之外，还有其他领头的人，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混乱。

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神渴望建造圣殿。建造圣殿不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个职事。当时建造圣殿的，不是两个不同的职事，所以也没有两个不同的带领。在大卫的时代，大卫在那里领头。大卫去世之后，所罗门在那里领头。但是所有在建造圣殿的职事中有分的人，

包括开采和搬运石头的人，都是那个职事中的执事。（译自《新路训练信息》，中文尚未出书）

根据这些话我们可以说，挪亚、摩西、大卫和所罗门，乃是他们那个时代里智慧的工头。不仅如此，只有一班工人，在这个独一工头的领导之下，在一个职事里一同劳苦。在《时代的异象》22至23页，李弟兄说：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象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林前三10~11）。这就是说，凡不在保罗的根基上建造的，就不在异象里事奉。按人来看，这样的话真是霸道。但保罗一点也不客气；他说，他是一个智慧的工头，给了众人建造的图样，并且监督众人怎样建造。这里“工头”的希腊原文是 *architekton*，意思是给图样，并且照着图样施工、监工的人；这字的英语化为 *architect*，即工程师。我们知道，在建筑工程里，谁说的都不算，只有工程师说的算。这就是保罗的地位，别人不能说了算，只有保罗说的才算，因为图样是他给的。

这正如摩西的时代，摩西从神那里得着会幕的图样，并且监工建造。会幕和各样器具的尺寸与造法，都是摩西给的，所以在造会幕的事上，只有他说的算，其他人说的都不算。若是每个人说的都算，恐怕就要造出一、二百个以上不同的会幕。这正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教会有上千个，个个不同，各造自己的会。哪里有按图样建造的召会？没有，都没有，全数都没有按保罗所给图样建造，也没有按圣经的启示建造，都是随己意盖造。

正确，正式的建筑，只有一张图样，也只有有一个工头，就是给图样的工程师。事实上，每个时代都一样，主赐给图样、启示、话语，并借着一个人来督工完成祂所要的；凡不按着主借那人所赐的图样建造、说话、事奉的，就没有亮光和启示，也不在异象里事奉。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有的人也传讲或出版一些信息；凡在这

些信息里面，能叫人得着亮光，得着生命供应，使人看见启示的，都是从主恢复里这分职事所领受的。

在《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九四至九五页，李弟兄说：

在林前三章十节保罗说，他是一个“智慧的工头”。工头一辞的希腊文是 *architekton*。英文的“建筑师”(*architect*)就是这字的英语化形式。建筑师是设计建筑并监督建造的人。在第五章我们看见谁是使徒，但并非所有的使徒都是工头。一个建筑不能有两个工头，那会带进混乱。不过，工头可能有帮手。照样，军队里不能有两个总司令。总司令可能有一个副总司令，但总司令是管理所有军队的人。并非所有的使徒都是智慧的工头。保罗说，照神所给他的恩典，他是一个智慧的工头(林前三10)。

弟兄这些话十分清楚地指明，在每一个时代，神不会将祂的异象，祂建造的蓝图，启示给两个人；祂只启示给一个人。这个握有神建造的蓝图，并且监督建造工作的，就是智慧的工头；也就是时代的执事。在神建造祂永远居所的独一无二的工作里，只有工头说的才算。在任何时代，每一个为神说话的人，都必须照着工头所启示的设计和蓝图说话。神并没有给其他执事自己的亮光和启示。在一个时代中，所有的执事，都必须完全进入那个时代的异象里，只讲说唯一的异象，并且照着异象，在神建造的工作里，尽他们的一份。这个重要原则管治了每一个时代，包括今天在内。

不同流的危险

在《时代的异象》15页，李弟兄说到两班工人，彼得和他一班的同工，以及保罗和他一班的同工。李弟兄清楚地教导，在彼得尽职时，只有彼得看见异象，彼得的同工乃是在彼得的异象中事奉。保罗尽职时，也是如此。除了保罗以外，没有人看见其他的异象。所有保罗的同工，都

是在保罗看见的异象里事奉。

彼得、雅各和保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使徒行传前半段里，彼得是时代的执事。在当时，彼得的教训就是使徒的教训。然而，到了使徒行传的后半，主兴起保罗，向他的子民揭示进一步的异象。保罗所看见的异象，比彼得所看见的更往前。保罗所看见的，主要是关于神永远的经纶，神的计划，要将祂自己，在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里，分赐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祂的生机体。只有保罗的书信中，提到了“神的经纶”和“基督的身体”。在彼得的职事和彼得的著作中，看不见这样的发表。

论到彼得职事与保罗职事的关系，李弟兄说：“保罗一出来，彼得的职分就过去了。”（简16页）在彼得的第二封书信中（写于保罗殉道之后），将保罗的书信，视为经书的一部分（彼后三15~16）。对此，李弟兄表示：“这就是说，甚至年老的彼得，也都服在保罗的异象底下。”（简16页）根据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一章和加拉太书二章，因着彼得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脱离犹太教的传统，以至没有完全跟上保罗的异象。在34页里，李弟兄说：

彼得的跟从异象已远不如他头三年半跟从主那样绝对、强烈；他软弱下去了，因为那个异象跟他的遗传抵触，以致他跟不上。他有相当的成分留在遗传里，那遗传拦住了他，叫他跟不上；所以他在异象中有了落后的光景。这是我们必须留意并引以为诫的。

在36至37页，李弟兄对彼得和雅各，与保罗之间的关系，有关键的发表：

在保罗尽职时，雅各和彼得好象在保罗的异象里，却又不在。我们只能说，他们不反对，却是同伙不同流的光景。他们与保罗同受恩典，同作使徒，应该是同伙同流；然而他们却同伙不同流。加拉太二章九节说，雅

各、彼得、约翰向保罗和巴拿巴伸出右手彼此相交，叫他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自己却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他们似乎跟保罗拉手说，“好吧，保罗，你去外邦尽你的职事吧。你去我们不去，我们作犹太人的使徒，你作外邦人的使徒。”

不仅迦玛列、巴拿巴这等人不在异象里，就连彼得、雅各这等使徒也有危险，对于异象，他们是在又不在，同伙却不同工。当保罗末了一次进耶路撒冷时，雅各对他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徒二一20）在这之前，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明说，律法已经过去；现在，作为耶路撒冷头号使徒的雅各，却来劝他守律法。这给我们看见，就是在召会中很有地位的雅各，也不在异象里。虽然雅各不是凭肉体，也不是胡闹；按历史说，他还是极敬虔的人，但他并不在异象里。就是彼得也没有跟上去，也不在异象内。

李弟兄的这段话满了亮光。彼得和雅各没有反对保罗，他们与保罗相处融洽。他们和保罗同伙，却不同流。同伙乃是作同受主恩，一同事奉的真使徒；而同流乃是在一个异象，并在神行动的独一领导里，同心合意地事奉，作同一个工。在当时，时代的异象，与神行动的领导，是在保罗身上。他才是时代的执事，一个智慧的工头，有神建造的蓝图，并且够资格监督神建造一切的工作。彼得和雅各应该与保罗同流，在保罗的异象下与保罗同工。保罗的异象是将外邦信徒带进与犹太信徒的联结里，以建造基督独一的身体（弗二15~16，三3~6）。所有的同工，包括巴拿巴和亚波罗在内，都应该完全进入保罗的异象，在神当时的行动中，与保罗一同事奉。然而，彼得、雅各、巴拿巴和亚波罗，没有完全与保罗是一，反而照着个人的看见，作不同的工。这在召会中产生难处，几乎引起分裂（林前一10~13）。若是所有的工人，都在保罗的异象里事奉，跟随保罗的带领，那么犹太和外邦的众召会，或许早就从犹太

教和其他搅扰人的事物中蒙拯救，完全进入神新约的经纶里。此外，耶路撒冷的召会，也不会主后七十年，被提多太子和罗马军队毁灭了。这警告我们，不同流的工人，在不同异象的领导下，作不同的工作，是何等严肃的事。

在第一世纪，特别是保罗还在世的时候，有众多的使徒，而且不只一班的使徒，在为主作建立召会和教导圣徒的工作。我们若以天然的方式来看圣经中的记载，或许会认为，这样的光景很令神满意。今天的光景也是如此，我们可能以为，许多负责的同工，带着他们自己的工人，在各自的带领下，在各个地区尽职，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或许认为，只要这些弟兄们彼此尊重，教导合乎圣经的事，就能在主丰盛的祝福下，开展个人的工作。然而，我们若受圣经启示的管治，服在时代职事的光照下，就会领悟，照着神在祂经纶里的路来看，第一世纪的情形，是无法令神满意的。李弟兄清楚指明，神要祂所有的子民，在一个异象里，照着祂独一无二的设计，在一个智慧工头的监督之下，建造神独一无二且神圣的居所。在《时代的异象》这本书中，李弟兄一再地指出，那些在保罗的职事里，与他同流同工的人，如：亚居拉、百基拉和提摩太，都是在保罗的异象里，也就是时代的异象里事奉，因而有分于主在那个时代的工作。然而，那些没有与保罗是一，也没有与保罗同工的人，如：巴拿巴、亚波罗、雅各甚至彼得；虽然他们真诚，敬虔，满有圣经知识，并且属灵，但是他们的事奉，却不在时代的异象里。这是件严肃的事。

在主恢复今日的异象里事奉

李弟兄清楚告诉我们，今日主恢复事奉神的异象，乃是根据整本圣经所启示，承继以往而集大成的异象，从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看见的生命树开始，直到新耶路撒冷，其中也有生命树。这个异象是够上时代，承继以往而集大成的异象。论到今日的异象，在《时代的异象》第40页，李弟兄说：

我们要在异象里事奉神，就必须达到保罗书信的末了，又达到启示录中的七个召会、历世代、国度、新天新地以及召会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因此，简单地说，我们若要事奉神，就我们的异象必须是从创世纪亚当的头一个异象，一路直到召会终极出现的新耶路撒冷，这才是完整的异象。这异象乃是直到今天，才向我们完全揭示出来。

李弟兄在第43页，说：“是主怜悯我，启示给我看见异象。”44页，他说：“今天我带给你们的这异象，乃是神今时代的异象。”

在李弟兄所带给我们的异象，也就是神终极的异象，今时代完整的异象，整本圣经所启示，神永远经纶全丰并且全备的异象之外，没有别的异象。今时代的异象，已经借着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著作，传给了我们。我们今天惟一的责任，就是完全地进入这异象，并在这独一的异象里，在祂独一的恢复里下事奉。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在主的行动中，正确的领导职分下，在一个流里，甚至在一个身体里事奉，直到异象成为实际。

在第44至45页，李弟兄说：

你们若在这异象里，就是在异象里事奉；你们若不在这异象里，还可以作亚波罗讲解圣经，作巴拿巴出去探访召会，也可以作雅各敬虔服事，作彼得那头号使徒，但你所作的一切却不是在这异象里。

只有在今时代的异象里一同事奉，我们中间才能同心合意。不同的异象，以及对异象所看见的程度不同，都使我们无法同心合意。在第46页，李弟兄说：

今天我们能同心合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异象，只有一个看法。我们都在这一个够上时代，并承继一切的异象里，只有一个眼光，只说一样的话，一心一口，同声同调，一同事奉神。结果出来一个力量，成为我们的

士气，也成为我们的冲击力；这就是我们的能力。主的恢复在地上有了这个能力，自然就有繁增的美丽光景。

一个绝佳的榜样

在跟随时代的职事，并在神建造之智慧工头的带领下事奉，李弟兄乃是我们众人的榜样。在论到自己如何在主恢复里，跟随倪弟兄事奉时，李弟兄说：

当我进入这恢复时，我就领悟恢复是什么，并领悟这恢复是独一的。在我们中间，将这恢复带到中国的，是倪柝声弟兄。我若不接受这恢复的路，我在华北可以有一个工作，但我把那个工作放弃了。我完全领悟主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工作，一本圣经，一个启示，一个水流，在一个交通里。那时倪弟兄正被主使用，我从未想要讲说任何与他的教训不同的事。这不是说，我没有其他的教训，但我说的总是跟随倪弟兄所说的，为要保守主独一恢复里独一的交通。我觉得这样主观地与倪弟兄一同有分子主的恢复，乃是一种荣耀。我非常感谢主，他怜悯了我，帮助我作上好的选择。在申命记三十三章摩西的祝福里，有“至宝”一辞（13~16）。我领悟自己在这恢复里的年间，主一直把至宝赐给我。这是由于祂的怜悯，一直将我安置并保守在祂的恢复里。只要我们蒙保守在主的路上，我们就蒙保守在独一交通的一里。只有一位主，一个身体，一本圣经，一个神圣的启示，一个说话，一个恢复，一个交通，一条路，来实行这恢复。（《长老训练》第十册，《长老职分与神命定之路（二）》，一四一至一四二页）

我在中国大陆置身于工作中十八年，我认识且承认我在那里没有领头的一分。我认识、尊敬、尊重倪弟兄是独一的工头。我对主的恢复需要采取的方式没有主意或意见。设计是倪弟兄来的。他是监督，我不是，所以我没有权利也没有地位发表任何意见。感谢主，我的地位和权利只是接受倪弟兄的指示。（《长老训练》第七册，

《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九七页）

我在中国大陆置身于工作中十八年，我作了许多，但没有人从我听见任何意见。他们只听见我一味照着倪弟兄来释放信息的声音。有些弟兄能见证，那十八年里，所有与倪弟兄在一起的同工中间，我作得最多。但我劳苦，不发表任何意见。在同工聚会中，有时倪弟兄会问：“常受弟兄，你怎么说？”我无话可说。我的态度是倪弟兄叫我作什么，我就作什么。就是那么简单。从一九三二至一九五〇年，没有人听见我对中国大陆的工作发表任何意见。（《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八一页）

李弟兄如何在倪弟兄的带领和异象下的事奉，是我们众人今日的榜样。所有的同工，众召会的负责弟兄，以及圣徒们，都该智慧地承认今时代的执事与智慧的工头，并在主独一的恢复里，同心合意地事奉，没有任何异议或意见。我们都该竭力进入这个今时代的异象，放下个人的利益，在主职事今日的带领之下，作新约职事的独一工作。我们必须象所罗门一样，不作自己的工，只承继他父亲大卫所指示神殿的样式（代上二八 11~19），照着这个样式，忠信地完成建造的工作。我们也必须象提摩太一样，承继他属灵父亲保罗的异象，照着这个异象生活，保守美好的托付，并将它供应给别人（提后一 13~14，二 2）。我们若留在神借着倪弟兄和李弟兄所带给我们，这承继以往而集大成的异象里，同心合意地劳苦，将这异象在全地实行出来，主就会得着一条路，完成祂身体的建造并新妇的预备，以带进祂的再来。

在主恢复里的弟兄

Bob Danker

没有独一的时代执事？ 这是倪弟兄的教导么？

“忧心弟兄们”网站转载了N. Tomes的一篇短文，文中驳斥独一时代执事的见解。然而他真的对任何论点提出辩证了么？如果圣徒们仔细阅读并清明地考量他的论点，我相信读者会发现，他不过是企图蒙蔽读者罢了。

Tomes不同意时代的异象和时代的职事属于独一的时代执事。我信他同意只有一个时代的异象，并且只有一个时代的职事；所以，Tomes只对独一的时代执事提出反对。他当然有权相信他所认为对的事，然而，我对于他企图以个人的信念说服读者的手段，不表认同。事实上我对他论证的手法，感到相当惊讶。

在该文作者长篇大论之前，他先承认，“我们该自问，这个教训有新约圣经的根据吗？”然而，他却草率地“将此留待他日再议”。当人面对一个论证，却规避权威的根据时，总会让人心生警惕；因此我再三思考，Tomes为何不直截了当地以新约圣经的观点，来检视这个争议。若是他能证明独一的时代执事不符合新约圣经，就可以省下不少唇舌。Tomes和以他为马首是瞻的“忧心弟兄们”，处处要求他人以圣经来证实其所提出的观点。然而他自己却在此轻率地规避自己所设下的标准。这是否为双重的标准呢？我想是的。读者应当问，Tomes为何不诉诸新约圣经呢？这或许是因为他知道，新约圣经里找不到支持他的观点。或许是因为他仍记得，在这事上，李弟兄已经查考过圣经，并且提出了圣经的根据。当然，在这件事上，李弟兄也可能是错的，Tomes可对此提出反对，然而，他或许还没有这么大胆。

Tomes 逃避自己加诸于人的要求，转而以诉诸倪柝声弟兄的方式，来支持他的论点：“倪柝声教导过一个唯一的‘时代执事’吗？倪弟兄自认为是那唯一的‘时代执事’吗？”当然，我们都尊重倪弟兄，所以我认为他诉诸于倪弟兄是对的。我相信倪弟兄对真理的领会，也想听听倪弟兄对此的看法。只不过，我并不信任 Tomes 对倪弟兄的领会，这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Tomes 在回应自己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时，提出了两项“根据”。在这里我只讨论他的第一个根据，也就是倪弟兄对此所持一般性的解释：“每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职事”，稍后在同一个地方说到，“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执事”（《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一册，第二十五篇）。据此，Tomes 辩称：

要注意这个不定冠词，“一个他那个时代的执事”。这个中文字也可表达成“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当直接说到这个论点时，倪弟兄并没有指着路德或达秘是那唯一的“时代执事”。我们在倪柝声弟兄的话里，找不到“唯一的时代执事”。

许多读者都觉得，Tomes 的逻辑有暧昧之处，但却无法将其明确指出。事实上，他的说法不太公允，因为他忽视了不定冠词的模棱性。若是“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执事”，那么在我们论到不同时代的执事时（如倪弟兄文中提及），自然每一位都应是那个时代的时代执事。我们若说“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执事”；那么我们也可顺理成章地说，每一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时代执事，“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执事”。在这段文字中，英文不定冠词的模棱性，应该阻止 Tomes 咬文嚼字地对倪弟兄的话另作解释。显然，他还是无法自拔地一意孤行，或许是想借此刻意欺哄

他人。他以倪柝声弟兄在这里使用了不定冠词（或中文的定词）为由，下了一个最后的结论：时代执事的观念“并不符合倪弟兄对神历世历代以来神恢复之工作的看见，也不符合其所处的时代”。倪弟兄一般性的解释，在Tomes断章取义下，成了不同的解释。Tomes的解释一点也不准确，甚至在他的巧辩之下，倪弟兄的话也无法让其目的得逞。从上下文来看倪弟兄的话，其意思似乎另有所指。

我想，我应当将倪弟兄的原文，就是Tomes为了支持他的论点所引用的部分，转载如下（这或许是本文最精采的部分）。此段摘录引自《倪柝声文集》网路版，http://www.lsmchinese.org/big5/07online_reading/nee/index.htm（点选第三辑，晚期著作，第十一册：《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第六十九篇：同工聚会（二五）——破碎与职事）：

关于跟随时代的职事

问：旧约的约拿单（指扫罗之子——撒上十四1~46）应该如何选择他的道路？

看见时代的职事

倪柝声弟兄答：旧约里，所罗门和大卫都是代表主；他们两个人分别代表同一个职事。在旧约里有很多的职事，摩西以后有士师兴起，以后又有所罗门、列王和先知兴起；到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又有恢复的器皿被兴起。全本旧约充满了不同的职事，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那时代的职事。这些时代的职事与地方性的执事不一样。路德乃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祂特别要作的事，祂有祂自己所要恢复、要作的工作；那个恢复、那一个工作，就是那一时代的职事。

舍弃已往的职事

约拿单乃是在扫罗和大卫之间，他是一个人在两个职事当中；他所应当站的地位，就是跟随第二个职事。但是因着约拿单与前一个职事的关系太深，所以没有办法脱离。要跟上时代的职事，就需要有看见。米甲是嫁给大卫的，但是她没有看见；她只看见大卫在神面前的光景，她就受不了，因此就跟不上（撒下六16、20~23）。

在乎神的怜悯

一个人能看见、能遇见那时代的职事，乃是神的怜悯。但是一个人能否舍弃已往的职事，又是另外一件事。看见是宝贝的，遇见也是有福的，但是人能不能把已往的职事摆在一边，乃是在乎神的怜悯。

这整段文字是论到时代的职事，摘自一九四八年四月的同工聚会中，倪弟兄对一系列各类问题的答复。在阅读整段文字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倪弟兄关于时代的职事和时代的执事所作的教导。首先，他指出在旧约里只有一个职事。然后他指出，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代表了这一个职事。但有趣的是，为了从圣经的记载中证实这个论点，他照着年代的顺序来举例：“摩西以后有士师兴起，以后又有所罗门、列王和先知兴起；到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又有恢复的器皿被兴起。”这些例子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职事；每一个时代的职事，都有一个代表人物。回答“旧约的约拿单应该如何选择他的道路？”这个问题，倪弟兄用两个代表时代职事的人物，来说明约拿单所面对的两个职事，“约拿单乃是在扫罗和大卫之间，他是一个人在两个职事当中；他所应当站的地位，就是跟随第二个职事。”在约拿单的例子中，时代的职事正在转换，每个时代有其职事，并且由一个人所代表——先是扫罗，然后是大卫。

据此，难道倪弟兄不认为每个时代的时代职事中，只有一个唯一的代表吗？当然，在扫罗和大卫的时代，还有

其他人也代表那时代的职事。但是倪弟兄在此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些时代的职事，不同于地方性的执事”。Tomes在引用这段话时，巧妙地遗漏了这一句；然而倪弟兄显而易见地是希望将时代职事的独一无二，与地方性的执事区隔开来。接着他在召会历史中，指出哪些人是时代职事的代表。“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执事”。他若不是为了指出，在多年的召会历史之中，每个时代的职事都有其特定的执事作代表，他为何要特别指出路德和达秘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执事呢？我们不需要是召会历史学家，也知道在十六世纪还有别人教导因信称义（例如，Philip Melancthon, Andreas Osiander……等）。但是正如倪弟兄在别处说过，Tomes借着引用倪弟兄的话也承认“因信称义的真理……是路德独特的恢复”（《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一册，简120页）。我们能非常公允地说，倪弟兄相信路德是那个时代职事惟一且唯一的代表，所以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执事。

Tomes以“一个独一的‘时代的执事’？——什么是倪柝声弟兄的教导？”作他文章的标题。但是他论述的第一部分，只是非常有限地提出了倪弟兄看法的原文，并且拆解全文，强作解释，使其与倪弟兄的原意完全不合。读了倪弟兄的全文后，我对倪弟兄在这件事上之教导的领会，与Tomes企图说服我们的大不相同。读了全文之后，我领会的是，倪弟兄说，如果约拿单跟随了独一无二的大卫，他就会完全与时代的职事合一，因为大卫是那时代职事唯一的代表。也就是说，大卫就是那个时代的执事。即使在这简短的文字里，没有加上定冠词的“时代执事”这四个字，我也不相信独一无二“时代执事”的说法有违倪弟兄的思想及教导。针对倪弟兄观点的全文少了个定冠词而大作文章，完全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详察Tomes的论点，以及“忧心弟兄们”的推崇，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弟兄为什么要反对独一的时代执事？他

们的动机为何？让我们想一想，若是他们认为，没有独一的时代执事，那么必定有其他的时代执事。谁是这些其他的时代执事呢？这些其他的时代执事又在哪里呢？要成为一或被承认是一个时代的执事，就必须是一个时代异象的传讲者。道理很简单，你若传讲时代的异象，你若在时代的职事之中，那么，纵使你不是独一的时代执事，你也是那时代的一个执事。这么清楚的一件事，实在不需要在网站上多费唇舌。然而我相信他们争论的基本点，是要将一位或多位当地的执事，高举成时代的执事。问题是，这些当地的执事们，并没有被人承认为时代的执事（除了散居各处的少数），因为他们并不是照着时代的异象尽职。这使他们失去成为时代执事的资格。即便 Tomes 等人能够证明，倪弟兄没有教导一个时代里只有一个时代的执事；这里还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时代的执事之所以是时代的执事，是因为他们有时代的异象。证明一个时代里有一位以上的执事，并不足以使某位教师成为那个时代的执事。我相信，这才是我们从 Tomes 的文章中，所讨论出真实的含意。

Kerry Robichaux